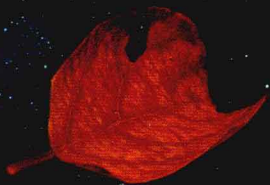


Crooked
Letter,
Crooked
Letter

被遗弃的人

[美] 汤姆·富兰克林 (Tom Franklin) 著 子文 译



他愣在原地，一头冷汗，觉得冥冥中好像有人在监视自己。
但是，谁又会在意一张照片呢？母亲早就知晓了所有的秘密。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Crooked
Letter,
Crooked
Letter
被遗弃的人

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遗弃的人 / (美) 富兰克林 (Franklin, T.) 著; 子文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0
书名原文: Crooked Letter, Crooked Letter
ISBN 978-7-5404-5111-0

I. ①被… II. ①富…②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194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271

Copyright © 2010 by Tom Frankli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被遗弃的人

作 者: [美] 汤姆·富兰克林
译 者: 子 文
出 版 人: 刘清华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监 制: 孙淑慧
策划编辑: 马冬冬
版权支持: 辛 艳
营销支持: 张 宁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封面设计: 平 平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网 址: www.hnwy.net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字 数: 243 千字
印 张: 11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111-0
定 价: 29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001 / 第一章 | 事发的那一天 | 267 / 第十二章 | 告白 |
| 011 / 第二章 | 警官塞拉斯 | 285 / 第十三章 | 令人绝望的伤痛 |
| 043 / 第三章 | 友情的开端 | 295 / 第十四章 | 响尾蛇的主人 |
| 071 / 第四章 | 迟到的留言 | 307 / 第十五章 | 我们都很孤独 |
| 089 / 第五章 | 母亲的祈祷 | 315 / 第十六章 | 兄弟 |
| 115 / 第六章 | 照片里的秘密 | 321 / 第十七章 | 那么多的歉意 |
| 141 / 第七章 | 改变命运的约会 | 327 / 第十八章 | 安吉的礼物 |
| 171 / 第八章 | 树林里的小木屋 | 333 / 第十九章 | 回家 |
| 195 / 第九章 | 特别的朋友 | 341 / 致谢 | |
| 225 / 第十章 | 塞拉斯的秘密 | 343 / 译后记 | |
| 255 / 第十一章 | 最无辜的人 | | |

第一章 事发的那一天

拉里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感觉到自己在流血。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、父亲和树林里站着的辛迪·沃克。





拉里·奥特回到家时，发现有个“魔鬼”正在等他。今天，是卢瑟福家的女孩失踪的第八天。

前一天晚上，暴风雨席卷东南部各州。电视新闻里充斥着洪水肆虐、树木连根拔起、拖车游荡相撞的画面。拉里今年四十一岁，至今未婚，一个人住在密西西比郊外父母的家中。这所房子现在已经归他所有，但他并不这么想，所以一直扮演着房屋监护人的角色。拉里每日打扫，保持房屋清洁，接收和回复信件，缴纳账单费用。晚上，他会打开电视机，边看电视边吃麦当劳或肯德基的炸鸡。然后，他出来，坐在门廊上，听晚风掠过树梢、穿过田野，看暮色渐浓。日日如此，日日又不同。

正值九月初。那天早上，他坐在走廊里喝咖啡，出了一身的汗。他抬眼望着水光闪闪的院子、泥迹斑斑的车道和笔直的围墙。墙外浸满水的绿地上长满了菊花、秋麒麟草、鼠尾草蓝和金银花，由远及近，一直延伸到树林边缘。离拉里家一英里处是邻居家的房子，两英里处是十字路口和早已关门歇业的小商店，那里是柏油路的起点。

屋檐下垂着几棵蕨类植物，母亲悬挂在那儿的风铃与植物枝叶缠

在一起，就像扭曲的木偶。拉里把咖啡放在扶手上，起身将风铃的小管和枝叶分开。

拉里走到后院，打开装有滑轮的仓房大门。他将烧焦了的沙丁鱼罐头从拖拉机烟囱上取下，挂在墙上，然后上了拖拉机。他坐在金属座位上，一脚踩着离合器，一脚踩着刹车，扭转钥匙发动了这辆老福特车。和家里的其他东西一样，这辆拖拉机曾经也属于他父亲。福特8-N款，挡泥板和发动机前盖喷了灰漆，发动机和车身灭火器喷了红漆。他发动了几次，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几缕轻烟。他坐直身子，开动拖拉机，身体随车体上下震颤。拖拉机笨重的车轮碾过地面，缓缓向前。他驶过草丛，赶得大黄蜂、蝴蝶、湿漉漉的蚂蚱和蜻蜓四散飞蹿。拉里的母亲总把蜻蜓称为蛇医生。拖拉机狭长的影子投在远处的围墙上，他转动着方向盘，拖拉机在草地兜圈。围墙边种着高大茂密的水蜡树，南墙根处还未被阳光照耀，阴冷潮湿。从三月到七月，拉里每月会锄两次草。到了秋天，野花开放，他就任由它们生长。九月，迁徙的蜂鸟路过，在鼠尾草蓝丛中飞来飞去。它们好像很喜欢在花间追逐嬉闹。

到了鸡舍边，拉里停下，将拖车斗放低。他抬头望了望天，无奈地摇头。远处，乌云笼罩着树顶，眼看就要下雨了。他走进饲料间，用一个宽口塑料牛奶罐装好饲料和玉米粒。褐色的饲料颗粒和沾满灰尘的黄色玉米粒散发着淡淡的泥土味，这让拉里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他将碾碎的砾石细砂加进去，帮助鸡消化食物。家里原先的鸡舍是父亲亲手搭建的“母亲节礼物”。在拉里印象中，那间鸡舍长二十英尺，延伸到仓房左端，和仓房里现在已被改为休息室的屋子挨着。新

鸡舍则不同。拉里总觉得，这些鸡住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太可怜了。干燥的时节，到处尘土飞扬；潮湿的时节，四周泥浆粘连。房子周围有大约五英亩田地，什么都没种，草长虫飞，鸡却不能享用。他曾经做过实验，尝试着放几只鸡出来，四处跑跑。拉里希望它们别跑得太远，累了就在仓房附近休息。结果，第一只鸡跑到树林边，钻到围墙下，再也不见踪影；随后，第二只鸡很快成为美洲野猫的猎物。拉里左思右想，终于想到一个方案。在一个夏日周末，他制作了一个将近一人高的可移动笼子。笼子底部装有活动地板和轮子。他把父亲从前建造的鸡舍拆了，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搭建，正对着外面的大门。这样，鸡可以利用笼子做保护，来自自由活动。每天早上，拉里把内门闩上，把鸡放出来。晴天里，他就用拖拉机将笼子拉到田野里的不同草地片区，让鸡吃到新鲜的食物——昆虫和植物——鸡的排泄物不仅不会污染草地，还可以给田地施肥。这些鸡都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，它们产下的鸡蛋，蛋黄比从前的颜色深了两倍，味道也好多了。

拉里把饲料拿出来，乌云以排山倒海之势笼罩着远处的树林。起风了，吹得风铃直响。还是不把鸡放出去了，他想。拉里回到仓房，把木门闩好，走进鸡舍。鸡屎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他关好门，发现脚边落满了鸡毛。今天，四只褐色母鸡端坐在胶合板箱里，躲进了松针深处。

“早上好，女士们。”拉里说着，将水龙头打开。龙头下面放着一个旧轮胎，中间被切开，就像被切成两半的面包圈。轮胎里渐渐装满水，拉里低头钻进笼子，鸡群立刻活跃起来，围拢到他身边。拉里把罐子里的饲料倒出来，看着它们挤做一团去抢食。鸡在自己的排泄

物和湿羽毛中间，不停点头。拉里低头走进鸡舍，将蹲在里面的鸡赶走，伸手捡起沾满鸡屎的褐色鸡蛋，放进桶中。“希望你们今天过得愉快，女士们。”他说完，走了出去。他关上水龙头，闩好门，把罐子挂在车上。“咱们明天再看看能不能出去。”

进屋以后，他擦了鼻涕，洗了手，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刮脸。他将剃须刀在洗手池边敲了敲，胡楂掉落在排水口周围，不是黑色的而是灰色的。他知道，如果不定期刮脸，自己的胡子就会像三十五年前父亲在打猎季节留的胡子一样灰。从小时候起，拉里就胖乎乎的，但脸很瘦。他留着长短不齐的褐色短发，因为是自己剪的。在母亲去“河畔家园”之前，他就定期刮胡子。母亲住的养老院在河边，看护人员和住院的老人们大部分是黑人。拉里本想送母亲去更好的地方，可他没那么多钱。他往脸上洒了温水，用浴巾狠狠地拍打雾气腾腾的镜子中自己的影子。

这就是拉里。理论上，他是位技工师傅。他在北线11号高速公路边开了间有两个修车台的汽修铺，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白墙绿边的混凝土建筑。他开着父亲的红色福特卡车，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款式，有宽大的红色尾管。这辆车开了三十年，却只行驶了五万六千英里，原配的六个汽缸完好无损。此外，除了风挡玻璃和前灯，车里几乎保留了全部原厂配件。车尾有踏板和工具箱，箱子里装着扳手、插座和棘轮，方便他随时上路帮人修车。后窗边有个枪架，上面放着他的伞。自从“9·11”事件发生后，人们就不能随便展示自己的枪支武器了。实际上，由于拉里曾经的行为，他被禁止拥有武器。

拉里的卧室堆满了平装书。他戴上制服帽，穿上一条绿色卡其

裤，配了件短袖棉衬衫，衬衫的口袋上印有椭圆形的“拉里”字样。他喜欢穿黑色钢头工装鞋，跟父亲习惯相同。拉里的父亲也是技工师傅。他煎了半磅熏肉，炒了早上收的鸡蛋，打开一罐可乐，边吃边看新闻：警方仍未找到卢瑟福家的女孩，巴格达有十一名男孩丧生，还有高中足球比赛最新赛况。

拉里把手机从充电器上拔下，看了看，没有未接来电，就随手放进了裤兜里。他拿起最近在读的小说，锁门出去，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，踩着草丛，来到车旁。他上了车，点火发动，掉头，开出院子，雨点不停拍打着风挡玻璃。他在自家车道尽头的信箱边停下，瞥了一眼。信箱门已经破损，外面的标志也已模糊不清。他低头，伸手进去，摸到一个包裹，是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宣传册，还有一张话费单。拉里将邮件丢到车后座，开上大路，拐进高速公路。一会儿，他就能开到自己的车铺，打开修车台，把大桶拖出来，再打开后门，将风扇放在附近加快空气流通。一会儿，他就能站在气泵前，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，期盼对面汽车旅馆的某个墨西哥人需要修理制动系统或其他什么。然后，他就会回到办公室，将字牌由“休息”翻到“营业”，从角落的机器里拿出一罐可乐，用开瓶器把瓶盖去掉。他会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看着窗外每半小时有一两辆车经过的马路。他会打开桌子左下方的抽屉，跷起脚放上去，撕开包裹，看看本月有哪些推荐书目。

但是，四小时后，拉里又在回家的路上了。他接到电话。母亲说，自己今天过得很愉快，想吃他送的午餐。

“没问题，夫人。”拉里说。

除了午餐，他还要取一个相册——敬老院一位善良的护士告诉

他，旧照片能够帮助母亲留存更多更久的记忆片段。如果快些行动，他就能拿到相册，然后去肯德基买炸鸡，在正午前赶到母亲那儿。

他开得很快，这并不明智。当地警察认识拉里的卡车，他们经常停在拉里每天路过的铁路轨道旁边，紧盯着他。除了三更半夜路过拉里家院子，哄闹着鸣笛、扔啤酒罐和烟花爆竹的醉酒青年之外，拉里基本没有朋友。华莱士是拉里唯一的朋友。当然，那些偶尔来访的不速之客更让拉里烦躁不安。例如昨天，杰拉尔德县主调查官罗伊·法兰西拿着搜查令来到拉里家。“你能理解吧？”法兰西用搜查令敲打着拉里的前胸说，“我必须追查所有线索。而你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关嫌疑人。”拉里点点头，让到一边，不看搜查令就让罗伊进门。拉里坐在前门廊上，罗伊在屋里四处搜查，卧室抽屉、厨房边的卫生间、衣柜、阁楼，打着手电查看每个角落，然后去仓房搜查一番，吓到了拉里养的鸡。离开的时候，罗伊总是说：“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
拉里当然理解。如果自己的女儿失踪了，他也会到这儿来找。他会找遍世界的每个角落。他知道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等待，束手无策地等待。在等待所浪费的时间里，女孩可能已经迷失在森林中、被绑在别人的衣柜里或被用自己的绿胸罩吊死在栏杆上。

他当然理解。

拉里在门前停车，下来，开着车门。他开车时从不系安全带，他的亲戚朋友们也从不系安全带。他快步走上楼梯，打开纱门，边用脚支着边找钥匙，打开门时，他发现桌上放着一个敞开的鞋盒。

拉里倒抽一口冷气。他回头，看到了一个“魔鬼”的脸，戴着那张他熟悉的面具。面具是拉里小时候的玩具，母亲憎恶这面具，父亲

也常嘲笑它。那是一张灰色的僵尸脸，上面有流血的伤口和大片的毛发，一个塑料眼珠子从眼窝里耷拉下来。那个“魔鬼”肯定是从拉里衣柜里找到面具的，拉里把它藏在里面，连罗伊都从未找到过。

拉里说：“什么……”

戴面具的人高声打断他：“大家都知道你所做的事。”他举起手枪。

拉里摊开双手，后退几步，那人举着枪紧逼过来。“等等。”拉里说。

但是，拉里根本没有机会说明，上周的卢瑟福女孩绑架案，以及二十五年前辛迪·沃克的绑架案都不是自己做的。因为，那个人又上前一步，用枪抵住了他的胸口。那一瞬间，拉里看到了面具后面的眼睛，眼神中流露着某些熟悉的东西。然后，他听到了枪响。

拉里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望着天花板。他耳朵里一直嗡嗡的，腹部不停颤抖，他紧咬着嘴唇，转过头，看见那人正站在门边，靠着墙，身影愈发瘦小。他戴着一副白色棉手套，握着枪，双手不停抖动。拉里感到呼吸困难。

“去死吧。”他低声嘶吼。

拉里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感觉到自己在流血。心脏跳得很快，越来越多的鲜血进射出来，他能闻到浓烈的血腥味。火烧火燎的滋味。拉里无法移动左臂，只好把右手放在上下起伏的胸前。鲜血从指间流出，顺着肋骨淌下。他感觉舌尖有涩涩的味道，又冷又累又渴。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、父亲和树林里站着的辛迪·沃克。

那个“魔鬼”走过来蹲在拉里身旁，从面具后面看着他，两眼闪

着冷光。拉里心中泛起怪异的宽恕感。他原谅了这个“魔鬼”，所有的“魔鬼”都被误解了。那个人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，下意识地摸了摸面具，在油漆血迹上留下一抹鲜血。他穿着一条蓝色旧牛仔裤，膝盖处有破损。袜腰提得很高，衬衫袖子上沾着血迹。

拉里的头部和脸部充斥着眼镜蛇的响声，他听到自己低声诉说，那是“安静”的声音。

“魔鬼”摇了摇头，将枪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中。双手的手套上都沾满鲜血。

“去死吧。”“魔鬼”又说。

死就死吧，拉里想。

第二章 警官塞拉斯

可是，除了同事们和犯人们，塞拉斯还经常和谁联系呢？大概只有安吉。他还需要谁呢？

CROOKED
LETTER,
CROOKED
LETTER





他本名叫塞拉斯·琼斯，但是人们叫他“32”，或者“警察”。因为他的棒球球衣是32号，而他的职业是警察。作为密西西比州夏博镇的唯一执法者，他管辖着大约五百名居民，镇上为他配备了一辆装有简易可拆卸警灯的旧吉普车。他依法注册，持有三把手枪和一支泰瑟枪，他习惯将警徽拴在系带上挂在胸前。今天是周二，下午巡逻完毕，行驶在回城的小路上时，他向窗外张望，发现东方的天边有很多秃鹰在飞。几十只秃鹰仿佛黑色的斑点，衬着墨色的乌云，就像二战照片中高射炮射中轰炸机后爆炸的场景。

塞拉斯踩了刹车，调低速挡，来了个三点转向，拐到一条脏兮兮的小路上。他四处张望，寻找被汽车或四轮车撞死在路边的狗或鹿，却只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只乌龟，一动不动的，像个湿漉漉的头盔。也许在山脚下一英里处的树林里，有什么动物死在河边了。他调至一档，慢慢将吉普车开进泥地，歪歪斜斜地滑行，发现地上有其他的车辙。塞拉斯一路向前，直到这条路消失在树林的拐弯处，他继续开车在泥地里摸索着前行。没过多久，他来到一座铝合金大门前，看到门上挂着“禁止狩猎”的金属牌子，落款是卢瑟福木材公司。类似的提

示牌在这一带随处可见，因为富有的卢瑟福家族在夏博拥有一家木材厂和数千英亩森林农场。通常情况下，上层的白人们可以在树林里打猎，捕杀白尾鹿和火鸡，但这里的火炬松林是待伐区域。木材厂在树上用黄色或红色旗子做标记加以区别。

塞拉斯刚下车，墨镜表面就蒙起一层水雾。他摘下眼镜，挂在衣领上，伸了伸腰腿，呼吸着雨后闷热的空气，聆听蓝鹌鸟的叫声。他独自一人，在树林深处，远离纷纷扰扰。他可以拿出点45手枪打几枪，除了树林里的鹿和浣熊，世界上其他生物都听不到。当然，十九岁的白人女大学生蒂娜·卢瑟福也不可能听到。塞拉斯心里充满矛盾，既希望早点找到她，又不希望看到她的尸体被成群的秃鹰蚕食。蒂娜是工厂老板的女儿，在北部牛津^①的密西西比大学读书，上大学三年级。两天前，她母亲打电话报警，焦急万分。警局向蒂娜的舍友证实了其暑假后仍未到校上课的情况后，正式将蒂娜失踪一事立案侦查。现在，全密西西比州的警察都在寻找蒂娜。夏博的警察们更是什么都顾不上，只想尽快找到这女孩。

塞拉斯从一串钥匙中找出那把带着绿标签的，打开门锁，开车进去，停在院里，又锁上门。

他坐进车里，摇下车窗，继续开车在树林里穿行。路中央湿漉漉的长草划过风挡玻璃，就像洗车行的大刷子。路面斜坡处，树木的枝干展现出优雅的弧度，好似弯曲的手臂。一路颠簸，塞拉斯小心滑行，担心下一分钟就会陷入泥潭。由于辖区内的乡村地区大部分都是

① 美国俄亥俄州的牛津。